

小村落裏的轉型正義

何明修

在南部某都市的郊區，有一個依山傍海的聚落（姑且稱之為鴻禧村），綺麗的風景使得許多遊客都流連忘返。但是對於當地人而言，他們的家園卻有許多不堪回首的悲情。從四〇年代的太平洋戰爭開始，將近兩個世代村民生活在軍事管制的陰影下。

晚近的軍管解除沒有帶來真正的自由，反而威脅大多數村民的生活。很弔詭地，不少村民開始懷念以前的軍管時期，在過去，他們的生活雖然是貧困的，但是卻是安全無虞的。

鴻禧村曾經被劃歸為軍事要塞，村民的戶籍只能遷出而不能遷入。房舍只能依「原面積、原高度」方式修繕，而且還要經軍方的同意。為了興建營房、碉堡、彈藥庫、雷達等軍事設備，不少民房古厝被迫拆除。村民進出自己的家園還要被荷槍實彈的衛兵盤查，外地人只能以辦理會客的方式登門造訪。

鴻禧村的父老難過地指出，全台灣哪有女兒回娘家還要登記，娶媳婦只能在中午請客的？舢舨與牽習曾經帶來了美味又高價的魷魚，早在別處的玉荷包成名之前，鴻禧出產的荔枝也是南台灣最好的。但是在國防考場下，沿岸捕魚被禁止了，果園也逐

選擇了離開鴻禧，被遺忘的村落只留下老弱。

在八〇年代初期，鴻禧村民開始向政府陳情，要求解除沉重的軍事管制。經過一連串的折衝與協調，軍方逐步放寬限制，十年前哨兵站的撤離象徵著鴻禧村與平地社會的接軌。

村裏的有力人士開始扮演捐客，山下的資本家貪婪地攫奪這塊處女地，甚至侵佔到生態地質敏感的國有土地。

嚴格標準審視處境

在大部分居民仍沒有辦法改建破舊房舍的時候，一幢幢佔地廣大的私人別墅、權貴招待所、庭園餐廳卻紛紛出現。為了掩飾不法，土地投機客也帶來了黑道份子，無辜的村民被恐嚇要脅不得對外張揚。更甚者，長期受委曲的村民沒有得到公道，在以往被軍方禁止登記的土地也沒有歸還。最近，世居此地的居民還被政府控告



許多村落從禁錮到解放，正是台灣社會的縮影。圖為村民抗議軍管危害生計。
資料照片

很難不將鴻禧村的故事當成台灣社會的縮影。在漫長的威權寒夜之後，渴望已久的自由曙光終於降臨。但是接踵而來的烈日卻是如此暴虐，同樣令人難以忍受。對於鴻禧村民而言，軍管的解除只是移開了他們身上的枷鎖，但是卻沒有平反他們以往所受到的冤屈。

民主化是遲來的正義，但是也使他們暴露在毫無防備的處境下，受制於新的威脅。懷念軍管時期的村民並不是食古不化的反動派；應該這樣說，民主帶來更充分的資訊與更高漲的期望，他們開始用更嚴格的標準來

在以往沒有選擇的情況下，壓迫是沉重的，但是可以忍受的；在目前，已減緩許多的壓迫卻是很難被合理化的。同樣的道理，如果執政者不能誠懇負責地面對舊體制的爛帳，讓被壓抑者能夠伸張，承受苦難的人獲慰藉，又要如何讓大多數的人民心甘情願接受新興的民主體制？民主也有可能產生新的不滿，但是轉型正義的藥方卻能讓我們徹底告別舊時代，拒絕其陰魂不散的誘惑，如此才能夠專心地處理我們現前的問題。

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